

松本清张
短经典

驿路

[日] 松本清张

朱田云

—译

Matsumoto seicho

駅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驿路

〔日〕松本清张



Matsumoto seicho

驹路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8885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EKIRO Kessaku Tanpenshuu Vol.6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65 Yoichi Matsumo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驿路/(日)松本清张著;朱田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松本清张短经典)
ISBN 978-7-02-012240-0

I. ①驿… II. ①松… ②朱…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940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陶媛媛
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0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40-0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 白色之暗 1
- 置身于侦查圈外的条件 55
- 小官僚之死 87
- 俳句刊登在卷首的女人 133
- 驿路 161
- 偶数 187
- 陆行水行 221
- 化淡妆的男人 293
- 万叶翡翠 335
- 误差 377

白色之暗

昭和^①三十×年六月，信子的丈夫精一去北海道出差，却从此失联。

精一是做煤炭生意的，因为生意关系，常常会去日本东北部的长盘或北海道。一般都是先计划好去几天，等到了当地，再按照实际情况延长逗留的时间。常此往复，信子已经习惯了。

这一次也是，虽然比预计晚了一周回来，但信子一开始并不在意，因为丈夫是那种出差在外从来不发电报或寄明信片的人。

信子对此也曾有过抱怨，但丈夫却说：“有什么不好？我是走到哪儿生意就做到哪儿的人，即使事先做好安排，也等于没有安排，真的没办法事无巨细都通知你。不知道哪天我突然就回来了，这也算一种小惊喜嘛。”

信子后来又试着提过两三次，诸如“不是啦”“还是希望有你

^① 日本年号，使用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昭和元年为1926年。

的消息啊”“这样才能放心嘛”之类的，但丈夫每次都置之不理。事实上，那些没有提前联系却突然回来的夜里，包括之后的两三天里，丈夫都会对信子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爱意，而这样的表现似乎也佐证了丈夫的说辞。于是，信子内心也接受了丈夫“用实际行动证明”的说法，所以现在她已经习惯丈夫出差在外时不联系。

但是以前就算晚，最多也就迟归四五天，从来没有超过七天的。

以前的精一要么是晚上回，要么是一大早回，因为火车到站的时间不是晚上就是一大早。这一次，信子又等了好几天。每天晚上和早上，信子一边盼着能听到一步步走近玄关的丈夫那有力的脚步声，一边心里估摸着从东北到上野的火车时刻表。

终于，信子等不下去了，于是去找俊吉商量。从丈夫本该回来的日子算起，已经过去十天了。

俊吉是精一的表弟，在某商社工作。精一的性格比较粗犷，俊吉则比较内向。表兄弟俩的身材也完全不同。精一是一百四十斤的壮汉，而俊吉则瘦得只有一百来斤。

“就跟女人差不多吧。”

俊吉这么说的时侯，精一笑了。他平日里就有些瞧不起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表弟，倒也没什么恶意。因为俊吉听话、顺从，精一

对俊吉既有些怜爱，又稍稍有些不屑。

另一方面，俊吉虽视精一为兄长，但多少有些距离感。虽谈不上有所谓低人一等的感觉，但性格上的差异确实导致了两人在互动时地位的倾斜。另外，精一好酒，俊吉则滴酒不沾。

“听说那家伙喜欢看电影和小说。”精一曾经笑着对信子说，俊吉连兴趣爱好都跟女人似的。精一自己很讨厌看书或看电影。

信子是爱丈夫的，但看到丈夫房间里连一本书都没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寂寞。信子对丈夫是满意的，但唯独在这一点上好似有一道口子，让寂寞的气息有机可乘。

信子不知道俊吉在看什么小说，她并不讨厌俊吉。自己的丈夫并非没教养的人，只是完全不懂细腻为何物。相反，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俊吉身上却有着丈夫没有的东西。

“俊吉那家伙好像很喜欢你吧。”

这天俊吉来家里玩，等俊吉走后，夜里，丈夫醉醺醺地说。

“说什么傻话，不会有那种事的啦。”信子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其实有些慌张，有些心虚。

“是吗？但我总觉得是哦。”丈夫有些嘲笑地说。

信子觉得有些狼狈，因为她自己心里其实也有同感。俊吉对信子确实是有好感的。话虽如此，倒也没见俊吉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

示。但女人总是有直觉的。信子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有过好几个男人让她产生过类似的感受。

精一虽然是粗放型的，但对于一些小细节却很上心，信子对此有些吃惊。也许，男人也是有直觉的吧。

“哎呀，你干吗说这种话。”信子说着扑进精一的胸膛。精一紧紧搂住信子，大声地笑了起来。那笑声仿佛在说，表弟算个啥。

信子是三年前和精一结婚后才知道有俊吉这个人的。俊吉的头发一直都是纹丝不乱，用梳子精心打理过的痕迹清晰可见。额头上哪怕出现一丝乱发，他都会用那修长的手指去拨、去捋。俊吉话不多，就算开口也都很小声。每次被精一嘲笑的时候，俊吉从不回嘴，只是静静地笑。那种时候，信子觉得特别同情俊吉。

其实信子对俊吉也是有好感的，但那不是爱情，对于这一点，信子非常肯定。信子喜欢的是丈夫。但一想到这个表弟身上那些丈夫所没有的东西，信子就很想微笑。

可以肯定的是，俊吉对于信子那种好似温柔空气般的感情，如轻柔的阳光般淡淡地反射到她身上，确实会撩起她的微笑。对于这一点，信子的潜意识里有些迷茫无措。

精一依然没有回来，比预计回家的日子已经晚了十多天，信子想去找俊吉商量。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找不到别人可以说这事儿，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感觉。说来也许有些夸张，但信子其实想向俊吉求救。

信子打电话到俊吉公司。

二

俊吉很快就接起电话。

“信子姐吗？上次谢谢您。”

一个月前，俊吉来家里玩，他是为这事道谢。

“阿俊，我有点担心。”

因为有些避讳店里的人，信子特地跑到店外，用公用电话打给俊吉，但即使已经在外边，信子还是用手捂着听筒，压低了声音说。

“担心？什么事？”俊吉的声音都有些变样。

“精一出差去了北海道，已经十七八天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以前都是一周左右就回来的。”

“没有任何联系吗？”

“他一直都这样，出去了就没消息。但以前最迟也就比预计的日子晚个三四天，然后就回来的。从没像这次，已经超过十天了。”

俊吉沉默不语。信子以为是电话信号不好，对着话筒“喂，

喂”了好几声。等到后来再去回味这几秒间的沉默时，信子发现，其实俊吉别有他意。

“要不再等几天？”俊吉终于开口。

“哦。”信子心情沉重。

“给北海道或福岛县的煤矿公司发过电报吗？”俊吉又问。

“没，电报还没发。”

“我觉得还是先发个电报问问情况吧。等对方公司回复了，您再告诉我一下。要是明天晚上还没回，我就去您府上。不过，您也别太担心，说不定今晚就突然回来了。”俊吉似乎特地加重了语气。

信子挂上电话，觉得俊吉的话很受用，于是马上着手给一家又一家自己知道的煤矿公司发电报。信子没想到还有这种处理方法，心想，应该早点联系俊吉的。然而，一连写了五六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后，信子的心又揪了起来。

这天晚上，信子等到很晚，精一还是没回来。第二天，煤矿公司也陆续回了电报。东北地区的四家公司说精一去过了他们那里，但两周前就走了。而北海道的两家公司则说精一从未去过他们那里。

信子很担心，开始坐立不安，满脑子想的全是坏事情。那阵子，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报道说在外跑业务的人在异乡遭遇打劫甚至丧命。信子现在能想到的，全是些不吉利的事情。

俊吉在电话里说过，如果精一晚上还没回，他就来家里。但信子白天就已经等不及了。虽然外面下着雨，信子还是特地跑到外面的一家小店，用一部红色的公用电话打给俊吉。雨水沿着小店的屋檐滴滴答答地向下落，打在肩头，信子心情更加低落了。

“哥还没回去吗？”俊吉一开口就满是担心的声音。

“还没。煤矿公司也都回了电报。”

现在，信子只能靠俊吉了。

“他们怎么说？”

“东北地区的公司说他两周前就走了。北海道的公司说他从没去过那里。”

“精一哥一直都是先去东北地区的公司转一圈，然后再去北海道的吗？”

“是的，一直都是。”

俊吉又沉默了。差不多五六秒之后。

“喂？喂？”

“啊。”俊吉这才又出声，“那这样吧，今晚我先去您那里，见了面再说。”

“好吧，麻烦你了。我等你。”

挂上电话，信子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俊吉刚才说“见了面再

说”，这种说法很奇怪。有什么事非要见面说？仔细想来，刚才俊吉的声音里好像有着一种不寻常的决然。

俊吉到信子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傍晚，手里提着公文包，看着像是从公司下班后直接过来的。

当着店里的人面，俊吉一边说“这雨下得好大啊”，一边朝里面走。

信子在离店门有些远的内屋里，已经为俊吉准备好了晚饭。俊吉一落座，马上先开口：“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俊吉的头发依旧纹丝不乱，一边说，一边用白色的手帕抚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没有。我该怎么办？真的好担心。”信子坐在对面。

“哥出门的时候带了多少钱？”

原来俊吉想的和自己一样，信子不由地心跳加快。

“我想想，好像有四五万吧。”

“这样啊。”

俊吉又沉默不语，双肘支在桌子上，手指交叉，陷入沉思。他低着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

看着俊吉的样子，信子更加不安了。信子觉得俊吉一定和自己一样，在想那些不吉利的事情。

“唉，到底该怎么办？”信子忍不住开口问。

俊吉抬起脸，仿佛是信子的问题把他拽起来的一样。

“信子姐。”俊吉说着，突然双膝并拢低下了头。信子一惊。

“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情，之前一直瞒着您。”

信子瞪大了眼睛。俊吉向信子坦白，精一瞒着信子在外面有女人。

三

一开始，信子完全不懂俊吉在说什么。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为什么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差不多是一年前开始的。那个女人在青森，听说是酒吧的女老板。您知道的，精一哥一直去北海道。好像哥在那段时间等从青森开往北海道的船，也就是在等船的那段时间吧，也可能是在别的什么时候，反正就在那女人的酒吧喝了几杯，然后勾搭上了。”

听完俊吉的话，信子渐渐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信子感到自己的脸色已经发白。

“真不敢相信。”信子说这话的时候嘴唇都在颤抖。

“这么说，您一点感觉都没有？”

“完全没有。”

信子都快哭了。完全没有！信子瞬间在脑海里将有关精一的所

有记忆挨个搜索了一遍，甚至包括一些只有夫妻间才知道的细节，但还是完全找不到丈夫出轨的一丝迹象。

突然，信子一怔，恍然大悟。丈夫每次出差都会比预计的时间晚回来几天。三天或者四天，每次都会晚回。而且，他每次出去都不会给自己任何消息。

信子的身体开始发抖。

“是我不好。”俊吉蜷着身子，“精一哥不让我说。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终究还是没能开口告诉您。”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

“其实也不能说是早就知道。那个女人给精一哥写的信都寄到我那里去了。我受经精一哥所托，至多算是个收件人。当然，收信人的名字写的是精一哥，他对那个女人说我是他室友。信的内容我都没看过。收到信之后，我通常会打电话给精一哥，让他去我那里去取。”

信子瞪着俊吉。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

“请您原谅我。是我不好。您在电话里跟我说精一哥一直没回来，我真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原来那天电话里的沉默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信子的眼神好像在放箭，俊吉一下子就蔫儿了。

“是精一哥拜托我的，我没法说不。有好几次我都想向您坦白，但结果还是没说出口。”

这事儿也许还真不能怪俊吉。他就是这样的性格，没法对精一说不。精一总是那么强势。俊吉每次被精一捉弄的时候，只会静静地苦笑。他就是这样的人。

丈夫在外面有女人这个事实让信子的内心开始动摇起来。以前和别人聊家常的时候，倒是常听说这种事儿，一直以为离自己很遥远，却没想到，其实自己早已深陷其中。信子觉得自己快要在这种暴风雨中窒息而倒了。

绝对不可以哭。现在一哭，自己会在俊吉面前丢人。信子拼命死撑。

俊吉刻意不去看信子那红得好像发了高烧一样的脸。俊吉战战兢兢地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封信放在桌上。

“这里就有一信。”俊吉轻声说，“是那个女人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寄到的时候精一哥已经出差了。因为时间上岔开了，所以这封还留在我那儿。”

信子看着信，好像在看一样可怕的东西。信子不愿伸手去碰，只是直直地盯着。浅色的小信封上，俊吉的住所旁边写着丈夫的名字。字真丑。信封也又薄又脏。